

牧

津

牧津卷之二目

經濟下

張忠定公詠

范文正公仲濟

种世衡

李允則

陳希亮

程明道先生顥

蘇文忠公軾

宗忠簡公澤

吳正肅公潛

牧津卷之二

經濟下

明山陰祁承燾輯

張忠定公詠

張詠少任氣，不拘小節，雖貧賤客遊，未嘗下人。興國五年，郡舉進士，有夙儒張覃未第，詠致書郡將自讓，尋舉進士乙科，授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事，太宗素知詠可用，累官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時張永德爲并代帥，小枝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詠封還詔。

書曰、永德方被邊寄、若責一小枝、遂摧辱之、臣  
恐帥體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既而果有營卒  
脇訴其大枝者、太宗始悟、詠言、五年、賊首李順  
陷成都府、詔遣昭宣使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  
討之、復命詠知成都府事、時關中率民負糧以  
餉川師、道路不絕、詠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  
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  
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於是民爭趨  
之、未逾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

先○從○足○食○料○埋○起

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今一精好此翁真善

幹國事者詠聞而喜曰吾今可行矣時益雖收

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

日以娛燕爲事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詠於是

悉擒招安司素用事吏至廷面教其過將進斬

之吏皆股栗求活詠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

皆汝輩爲之今能亟白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

吏呼曰唯公所命兵不分願就戮詠釋之繼恩

即日分兵鄰州當還京師者悉遣之不數日減

城○中○兵○半○既○而○諸○軍○請○食○馬○芻○粟○詠○命○以○錢○給○  
之○繼○恩○詔○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詠○聞○召○繼○恩○  
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頓○  
兵○城○中○不○卽○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何○由○  
得○之○繼○恩○懼○卽○時○出○城○討○賊○詠○計○軍○食○有○二○歲○  
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運○糧○  
爲○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  
了○朕○無○慮○矣○詠○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旦○爲○賊○脇○  
從○復○其○間○有○疲○弱○偶○挂○盜○籍○者○當○示○以○恩○信○許○

其自新，卽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詠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詠行法。詠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詠，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僕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縋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羣黨訥訥聞自投井，故不復言。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劉旰爲羣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羣。

盜不可制者充之、慄悍善鬪、連入數州、蜀人大恐、詠召鈐轄、以州牌印付之、曰、今盜勢如此、而鈐轄宴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詠自行也、鈐轄宜攝州事、詠將出、鈐轄驚曰、某行矣、詠顧左右、張酒具於城西、問曰、鈐轄將出、吾今餞之、詠遂與飲、餞城樓上、酒數行、鈐轄曰、某願有謁於公、詠曰、何也、曰、某須兵糧、願乞應付、詠曰、諾、老夫亦有謁、鈐轄曰、何也、詠曰、鈐轄今往必滅賊、若不滅賊、必斷頭於此樓之下矣、已而鈐轄兵敗



還走數十里許，鈐轄仍召還兵而告之曰：觀此

○出○師○而○元○潰○者○作○以○未○必○真○能○斬○我○耳

觀此凡

翁所爲真斬我也，遂復進力戰，大破賊，詠一日

斬一猾吏，吏稱無罪，詠封判，今至市曹讀之，吏聞判辭，告諸市曰：爾輩得好知府矣！先是李順有罪，此吏縱之故也。民間僞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男女，詠召其屬謂曰：近者譌言惑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有大言其事者，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詠戮於市，即日帖然。詠曰：譌言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譌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

識斷不在厭勝也。詠每夕張燈炷香宴坐郡樓上鼓番漏水歷歷分明有差必加詰問守籤者指名伏辜詠曰鼓角爲中軍號令在前尚不分明其餘外事將如何也真宗卽位加左諫議大夫咸平二年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詠捕犯者數百人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吏以請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十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爲盜則其患深矣初詠之自蜀還詔以牛冕代詠詠問之曰冕非撫御

才其能綏輯之乎、踰年果致王均之亂、遂冕據益州、後雖討平、而民尚未寧、上以詠前治蜀、威惠在人、復以詠爲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民間之鼓舞相慶、詠知民信已、乃易嚴以寬、凡令下、人情無不慰愜、詠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門人李畋問其旨、詠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事有隱匿者、十得八九矣、時謝濤巡撫於蜀、上遣濤謝公曰、得卿在蜀、朕不復有西顧憂、

因命與詠鑄景德大鐵錢於嘉邛州、一當小鐵錢十、銅錢一、於今便之、詠中歲、瘍生於腦、不能中櫛、求知潁州、上以詠名臣有人望、以真定青州、聽詠自擇、詠皆不就、上曰、昇州可乎、詠卽拜命、時金陵多火災、居者不安、詠廉知皆奸民所爲、潛捕得之、乃命先折其脛、斬之以徇、火患遂絕、中使祠茅山還、言城中黃雀蔽日而墜、空中聞水聲、上視占書、主民勞、謂輔臣曰、但守得人、此固無患、今詠在彼、又何復虞、後卒於陳州、追

謚忠定。詠當官。凡所施設。動有遠識。始時人或不能測其後。卒有大利。詠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文。乃按諸邑田稅。使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養。俾輸元估糴之。奏爲永制。後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蜀風尚侈好樂。詠從其俗。凡一歲之內。游觀之所。與夫飲饌之品。皆著爲常法。後人謹而從之。及詠之亡。蜀人聞之。皆罷

市號慟得詠遺像，置天慶觀之仙游閣。事之如生，至今不懈。

張乖崖鎮蜀，先示之以威信，繼運之以方畧，而足兵先之足食，調度有方，安頓有法。至潛消顯禦，動中發機，此諸葛孔明輩一流人。三代以下語經濟者，吾必以忠定爲巨擘。○張公鎮蜀之政，事無鉅細，地無遠邇，境無順逆，而一出以深心定識，徹頭徹尾，無隙非精神所貫注，故後人非不敢改。

欲改而不能爲政者使人欲改而不能其庶幾矣、

范文正公

范仲淹乾興初監泰州西溪鹽倉、泰州海堰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疇、仲淹言於發運副使張綸、請修復之、綸遂奏以仲淹知興化縣、總其役、難者謂濤患不息、則積淹必爲災、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淹之患十一、獲多亡少、豈不可乎、役遂興、會大雨雪、驚濤洶湧、役夫散走、旋濤而

死者百餘人。衆譴言曰：堰不可成。復詔轉運使胡令儀同仲淹度其可否。令儀力主仲淹議，築捍海堤於通、泰、海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堰成，民享其利，興化之民往往以范爲姓。景祐初，以諫廢郭后，忤宰相呂夷簡，出守睦州。尋徙蘇州。蘇爲仲淹鄉郡，地濱震澤，田多水患，募遊手疏五河，導積水入海。復奏請立郡學，先是仲淹卜居南園地，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仲淹曰：卽吾家有之，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於茲。遂



卽地建學、尋進除吏部員外郎、知開封府、仲淹  
決事如神、京邑肅然稱治、都下謠曰、朝廷無憂  
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會元昊寇邊、韓琦從  
蜀還、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仲淹委任  
之、乃召知永興軍、康定元年、詔仲淹兼知延州、  
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  
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  
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  
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

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

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

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

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

輸移兵○氣○食○尤○爲○可○法 但恐於防守有便故

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之三他所減不

惟於春夏時爲可

與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招

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

民相踵爲業又以延州當時試藝之法弓弩惟

務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其左右所駢腰躬

腦躬一綽管子放數箭之類，乃是軍中之戲，又馬鎗止試左右盤弄，而不較所刺中否，皆非實藝。以此臨陣對寇，罕能取勝。縱得武士挽三石力弓，踏五石力弩，不能射，則與空手無異。嘗閱武部式，見唐取人皆較實藝。今定九步射於四步內，各射箭十，弓一石五斗以上，七中爲第一，一石二斗以上，五中爲第二，九斗以上，三中爲第三，弩三石五斗以上，八中爲第一，三石以上，七中爲第二，兩石五斗以上，五中爲第三，凡馬

射鹿子或笋椿各箭十，弓一石以上，八中爲第一，九斗以上，七中爲第二，八斗以上，五中爲第三，凡馬上使鎗左右十刺，得五中，本人爲及等。馬上鐵鞭簡棍子，雙劍大斧連枷之類，並是一法，每兩條其重十斤爲及等，但取左右實打有力者爲中，馬鎗鐵簡俱及等爲第三，步刺鎗步斫劍，卽勝者爲第三，馬上盤鋸刀，木槩五十斤以上，勇力過人者爲第一，以上若一件入第一，遠○境○練○兵○必○須○如○此○乃○得○實○用請優與遷擢，入第二，恩澤次之，入第三，量才錄。

如第二件以上入第一、三件以上入第二、四件  
以上入第三、並槍簡及等、與不次獎拔、詔送樞  
密院行之、仲淹又以鄜延路入北諸路最遠、若  
先備復城塞、卽是遠圖、乞遣使命、令臣督諸將  
出兵、先修復廢砦、別置戍守、旣逼近蕃界、彼或  
點集人馬、朝夕便知、大至則閉壘以待、隙小至  
則扼險以制勝、前後凡六奏、卒成永平等十二  
砦、蕃漢之民、相踵復業、後分秦鳳涇原環慶延  
鄜爲四路、以仲淹知慶州、仲淹以慶州西北馬

舖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卽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旣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祐年善於用○人○亦善於用○子○方冠，與將卒錯處，鈎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環慶酋張六百人，約與賊爲鄉導，後雖首露，猶

懷去就元吳必先仲淹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

字○并○惟○希○文○得○之

閱其人焉立條約明賞罰諸羌受命悅服始爲漢用仲淹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番酋來見者召入臥內屏人撤衛與語不疑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會元昊稱臣仲淹引疾求解邊任乃改知鄧州守鄧三年徙知杭州時孫甫爲兩浙轉運使仲淹以大臣或便宜行事甫曰范公貴人也吾屈於此不得不伸於彼由是一

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仲淹遇之，無倦色。甫遇仲淹，不少下，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時二

浙大饑，穀價方踊，斗計百二十錢，公增至百八

淳于曰：麻魯之粟，釜百則使手四之，粟釜千。

十，仍多出勝文，具述杭饑及米價所增之數，於

○歷○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文○正○用○

是商賈聞之，晨夕爭先，惟恐後，且虞後者繼來，

○此○意○蓋○救○荒○莫○過○於○通○報○通○報○莫○先○於○聽○價

米既輻輳，價亦隨減，凡一切發粟存餉之政，爲

此千古不易之法

術甚備。吳俗素喜競渡，好爲佛事，公乃縱民競

渡，與僚佐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

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歲饑，工價至賤，



可與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倉廩  
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宴遊  
興造。蕩耗民力。公乃條議。所以如此。皆欲發有  
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服力之人。皆得仰食  
於公私。不至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  
歲。惟杭饑而不害。尋進戶部侍郎。知青州。會河  
朔艱食。青之輿賦。博州置場納青民。大患輦置  
之。苦而河朔斛價不甚翔踊。公至戒民本州納  
價。每斛三錢。給鈔與之。俾僉幙者。輓金往幹。曰。

○於○地○利○人○工○稍○有○犁○用○處○便○當○以○此○爲○法

不但便民且以益國凡釋

博守席君夷亮，余嘗薦論，又足下之婦翁也。携書就彼坐，倉以倍價招之，事必可集。齋巨榜數十道，介其境，則張之。設郡中不肯假廩，寄僧舍可也。僉幙稟教行焉。至則皆如公料，村斛時爲厚價所誘，貿者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衍斛，金尚餘數千緡。按等差給還，青民因立像祠焉。仲淹因上言：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唯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擇選，一

切以例除之。其間縱有循吏，百無一二。使天下賦稅不均，獄訟不平，水旱不救，盜賊不除，民無告訴，必生愁怨。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若守修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初，仲淹筮仕時，因掌睢陽，有孫秀才索游上謁，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問何謂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母無養，仲淹爲補學職，月得三千，因篤學春秋，明年俱解去。後十年，太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名重京師。卽昔日索游秀才也。公嘆曰：貧累大矣。苟

物  
因循索米至老。雖才如明復，猶將汨沒而不見也。故所至輒成造人材，爲國家用。

人知文正公德望在宇宙，勳業在宗社，而不知其吏事之精密，乃至於此，尤不可及者。事苟真，見其利民益國，卽衆譁羣議，決不爲搖。一監倉小臣，必欲爲三州建千萬之澤，猶曰名根爲之鼓舞，若遊宴導侈，此豈美事，而公惟信心行之。苟利於民，不有其躬，惟公有焉。若經畧邊疆，恩孚威懾，此

豪傑作用之本色不足爲公難也。

种世衡

种世衡爲鄜州判官時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  
楊保吉死之連陷乾溝乾福趙福三堡時砦門  
諸砦旣陷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  
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陵之勢  
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  
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  
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遇石橫亘

工徒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

也。爾其屑而出之，凡屑石一畚，定價百錢。工乃

致力，過石數重，泉可沛發。城成，賜名清澗。以世

衡知城事，城逼近虜徑，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

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

廩皆實。又使吏民習射，使僧道婦人亦習之，以

銀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亦多，其銀重

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徃役，優重使之

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者

攻守之具皆可激行

皆知之持不肯以百錢屑一畚耳重酌之下

何事不辨

此法不特可效射凡一切

則釋之。由是人皆能射，士卒有病者，嘗使一子視之，戒以不愈，必答之，撫養羌屬，親入其帳，得人歡心，爭爲之用。寇至，累破之，部落待遇如家人。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帶，或撤席上銀器遺之。比數年，清澗城遂成富強。於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時承平，若并保安軍北巡，檢劉化基手下熟戶番部，遭西賊打虜，驚移傷殘戶數，并投來番部，並在逐塞，及本軍側近住坐，未曾歸業，恐其失所，却逃入番界，仲淹遂牒种世

衡等勸會驚移熟戶番部有未敢歸業卽便相  
 度鄰近官私空閒地土權撥與耕種如無牛具  
 者官與量借糧收買又勸會驚移人戶并投來  
 番部其中甚有缺乏衣食存濟不得却恐致有  
重是良吏撫循之政不特發憐恤也  
 逃走又牒种世衡相度逐戶口數目每十口已  
 上量支借貸祿粟各一石十口已下支借五斗  
 嘗切照管撫安無令失所又金明砦番戶三百  
 二十八戶雖給與田土緣討虜後無力耕耘又  
 牒延州通判高延夫將番部每家十口已下各



支斛斗二石十口已上支三石並令於本處若  
食支給生羌歸附者百餘帳納所得元昊文券  
被帶無復二心世衡令諸族各置烽火元昊掠  
之更相救常敗去遂不敢犯元昊雖屢勝而死  
亡創痍者相半國人困於點集財用不給多怨  
之知延州龐藉言夏境鼠食稗且旱元昊思納  
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王者  
天都王者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西平  
茅土分冊之野利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种

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留使監稅出入，騎從甚寵，野利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清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籍曰：此詐也，乃屯兵清澗，留文貴不遣，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有王嵩者，堅朴二字，嚴傳用，人○法○誤，蓋堅剛利，害禍福本清澗僧，世衡察其堅朴，可用，誘令冠帶，因出不能奪，朴剛言貌舉止不能欺，乃可以寄生師，以獲賊功，白於帥府，表授三班階職，充指揮，死使又爲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嵩旣感恩，世衡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繫數十日。

極其楚毒。嵩終不怨。居半年。世衡召嵩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苦有甚於此者。汝能爲我卒不言否。嵩泣而允。世衡乃遺野利書。膏蠟致衲衣間。密縫之。仍囑之曰。此非濱死不得泄。若當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棗一。部遺野利。野利見棗龜。笑曰。种使君年已長矣。何以戲爲。度必有書。索之。嵩曰。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嵩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嵩堅執無書。至箠

楚極苦終不言。又數日，私召至其宮，仍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嵩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嵩於是褫衲衣取書，進入，移刻命嵩就館，而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卽相見，只令官屬日卽館舍勞問。問及興州左右，則詳近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虜數人，世衡令於隙中密覘之。生虜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使者。

厚遣之。世衡度使者至，嵩卽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旣殺野利，又欲并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於版，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雜紙幣中，有虜至，急焚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

既失腹心之將，

悔恨無及，乃定和議。

世衡又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寮屬爲請，皆莫能得，其人杖已，卽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盡得其機密以歸，乃知世衡能用間也。范仲淹巡邊，知

此○策○難○巧○巧○而○易○見○元○昊○果○亦○是○純○漢○

牧津

經濟下

卷十一

太

環州屬羌，多密與元昊相通，以种世衡素得屬  
羌心，而清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  
撫之。有牛奴訛素倔强，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  
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  
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  
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胡可失期  
也。」遂冒雪而往。正○是○乘○雪○可○在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  
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  
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將獨環不求增兵，不煩

在○清○澗○則○清○澗○成○當○

益糧而武力自振○漢○州○則○學○州○武○力○退○果○有○長○餘○手○何○也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

可以困人

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先是世衡爲屬吏所訟以不法事按驗有狀卹延經畧使龐公奏世衡披荆棘立清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世○衡○生○延○州○法詔勿問頃之世衡徙知環州將行別龐公拜且泣曰世衡心腸○之○回○人○可○知鐵石今日爲公下淚也

仲平種種作用出之深心而颺馳電逐如天馬行空都出人意想卜度之外自宋西

夏用兵以來、此爲第一手、○邊臣馭敵、定○  
須以恩信結歸義之酋、以智術籠黠詐之○  
虜、一如乳母之撫嬰、一如徂公之賦芋、權○  
實雙行、逗機乘隙、所謂兔起鶻落、不容擬○  
議者也、

李允則

李允則濟州團練使謙溥之子、少以材畧聞、蔭  
補衙內指揮使、改左班殿直、太平興國七年、幽  
薊還師、始置權場於靜戎軍、允則典其事、還使



河東路決繫囚、原治逋欠、高溪州蠻田彥伊入  
寇、遣詣辰州、與轉運使張素、荆南劉昌言計事、  
允則以蠻徼不足加兵、悉招輯之、累遷供備庫  
副使、知潭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  
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暴斂、州人  
出絹、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輸絹、謂之屋  
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  
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爲一大斤、後益至三十  
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以十三斤半爲定制、民

皆便之。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而民情不耕，乃下。今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繇是山田悉墾，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執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明年游饑，復欲先賑，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資爲質，乃得發廩賤糶。因募饑民堪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攬，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瘠未任出戍，乃奏罷之。」陳堯叟安撫湖南，民列允則

矣

募饑民所以救死若卽以出戍是反置之矣

治狀請留堯叟以聞、召還、連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遷洛苑副使、知滄州、允則巡視州境、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斲冰代砲、契丹遂解去、真宗復召謂曰、頃有言卿濬井葺屋爲勞民者、及契丹至、始見善爲備也、及契丹通好、徙知瀛州、上言、朝廷已許契丹和議、但擇邊將、謹誓約、有言和好非利者、請一切斥去、真宗曰、茲朕意也、遷西土閣門副使、何承矩爲河北緣邊

安撫提點權塲及承矩疾詔自擇代乃請允則  
知雄州初禁權塲通異物而遷者得所易珉玉  
帶允則曰此以我無用易彼有用也縱不治河  
北旣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契丹主曰南朝尚  
修城備得無違誓約乎其相張儉曰李雄州爲  
安撫使其人長者不足疑旣而有詔詰之允則  
奏曰初通好不卽完治恐他日頽圯因此廢守  
邊患不可測也帝以爲然城北舊有甕城允則  
欲合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

器道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密自徹去聲

種○世○作○用○然○以○機○術○典○神○世○術○十○局○用○當○前○

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三移文北界乃興版

築揚言以護祠而卒就關城浚壕起月隄自此

甃城之人悉內城中始州民多以草覆屋允則

取材於西山大爲倉廩營舍始教民陶瓦甃標

里開置廊市邸舍水磴城上悉累甃下環以溝

塹蒔麻植榆柳廣閭承翰所修屯田架石橋構

亭榭列隄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歲修襍事

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潛寓水戰州

上經解下

北舊多設陷馬阬，城上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  
罷兵，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旣講和矣，安用此  
爲命徹樓夷阬，爲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隴，  
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  
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樓，望三十  
里，下令安撫使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  
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  
獨資屋材耶？」上元舊不燃燈，允則結綵山，聚優  
樂，使民夜縱遊。明日，偵知北酋欲間入城中觀。

允則與伺僚同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奴女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騾廡下，使遁去，卽幽州統軍也。後數日爲契丹所誅，嘗宴軍中，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副使請救，不荅，少頃火熄，命悉瘞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兵數已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倣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舍宴而救，事或

不測、又得諜、釋縛厚遇之、諜言燕京大王遣來、  
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得  
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諜請加緘印、因  
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諜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  
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以爲報、一日、  
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  
者錢二千、衆以爲怯、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  
以無有、蓋他諜欲以毆人爲質、驗比得報以爲  
妄、乃殺諜、雲衣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



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敢

隱，卽歸亡卒。仁宗卽位，領康州防禦使，天聖六

年卒。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

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大小，面訊立

斷。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

由。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畜資財。在河北二十

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畧設施，雖寓於遊觀亭傳

間，後人亦莫敢墮。至於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

所裁定。晚年居京師，有自契丹亡歸者，皆命舍

允則家、允則死、始寓樞密院、大程官營、

大凡宇宙間真經濟手、決不另爲一番起  
爐作竈事、只就常人所忽忽看過者、妙有  
料理聲色不動、而卒之、事事歸於實濟、此  
乃爲裁成輔相、可與造化爭盈虛、與世運  
爭治亂者也、若允則者、吾三十年來、胸中  
時時奉爲導師、而卒不能窺其藩、其才不  
可及其愚、尤不可及也、○處紫衣人與謀  
者之事、其用機在有意無意之間、令人不

可測所以爲妙。

陳希亮

陳希亮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

治錢息三十餘萬，希亮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

便不見

去，業成，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

儁，初爲大理評事，知長沙縣，有僧海印，國師，出

入章獻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恃勢據民地，人

莫敢正視，希亮捕治，寘諸法，一縣大聳，郴州竹

場，有僞爲券，給輸戶，送官者，事覺，輸戶當死，希

亮察其非辜出之。已而果得其造僞者，再遷殿中丞。徙知鄆縣。老吏曹腆侮法，以希亮年少易之。希亮視事，首得其罪，腆叩頭出血，願自新。希亮戒而捨之。卒爲善吏。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斷者正此意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泣曰：「公去我，緋衣老人復出矣。」遷太常博士。有言柳獄活人死罪，賜五品服。初蜀人官蜀，不

得通判州事。希亮以母老，願折資爲縣侍親。於是知臨津縣。母終服，除爲開封府司錄司事。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希亮言：陝西用兵，願以此餽軍，詔罷之。青州民趙禹上書言：趙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狂言徙建州。元昊果反，禹訟，胥部不受。于至京自理，宰相怒，下開封獄。希亮言禹可賞，不可罪，爭不已。上釋禹，賞爲徐州推官。且欲以希亮爲御史，會外戚沈元吉以奸盜殺人，希亮一問得實，自驚仆死。沈氏訴之，詔

耳遂引罪坐廢期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弼薦

希亮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

去希亮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

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

逐盜竹山甲不能戰所至為暴或疑為盜告希

亮盜入境且及門希亮即勒兵阻水拒之命持

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

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皆欲斬甲

○鼓○舞○何○如○耳  
○即○數○百○人○便○可○振○軍○聲○新○人○

以徇希亮獨治爲暴者十餘人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贇捕之德贇旣失党軍子遂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父子二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希亮察其寃下德贇獄未服党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贇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爲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于房譏察出入饑寒且死希亮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爲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

爲賊耳。此又嘗其疎屬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希亮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柰何去？」父母乎，遂畫希亮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爲大理少卿，希亮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爲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常壞舟。希亮始作飛橋，無柱，以便往來。詔賜縑以褒之。仍下其法，自畿邑至于泗州，皆爲飛橋。皇祐元年，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榮之，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北便糴，都轉運使。」



魏瓘劾希亮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希亮乞廷辨既對仁宗直希亮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希亮希亮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爲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希亮悉召河上使者發禁兵捍之慮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希亮堅臥不動水亦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胸晝劫張郭鎮執濮州通判井淵仁宗以爲憂問執政可用者未及對仁宗曰朕得之矣乃以希亮爲曹州不逾月悉擒

其黨淮南饑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  
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希亮乘傳代之轉運使調  
理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  
翔貴民益饑希亮至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  
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爲鄂  
州久之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  
誅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皆自疑不安一  
日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希亮笑曰此必醉  
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

有權之人之妙人強之可及惟以數百人給左右非實

以

庫人爲之懼。希亮益加親信，皆感德，指心誓爲。希亮死，改提點刑獄江東，遷度支郎中，徙河北。嘉祐二年，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朝廷以三司事冗，簿書留滯，乃命希亮又兼開拆司，榮州鬻鹽凡十八井，歲久澹竭，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餘家，希亮爲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千餘萬斤，三司簿書滯留者，自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希亮日夜課吏，凡九月，去其三之二。

度支吏不時勾希亮杖之副使以希亮擅決罰由是事復滯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賜三品服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希亮聞之即日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希亮不許其賊二十四人道遇希亮以希亮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遂相與列訴道周希亮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以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狗

如○此○不○廢○法○

○既○有○勝○果○又○有○處○分○

流軍校一人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  
維州叅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  
者毆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希亮移捕甚急  
卒流海島又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徐州守暴  
苛以細過籍民產數十家獲小盜使必自誣抵  
死希亮言其狀卒以廢去數上章請老不允移  
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爲憂歲饑  
希亮發十二萬石貸民有司懼爲擅發希亮身  
任之是秋大熟以新易舊官民皆便于闡使者

入朝過秦州經畧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  
月餘壞傳舍什器縱其徒入市掠飲食民戶皆  
晝閉希亮聞之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使者  
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  
其使不敢動矣况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  
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  
軍令狀以還使者至羅拜庭下希亮命坐兩廊  
飲食之護出其境無一人譯者英宗卽位遷太  
常少卿獄有盜法當死僚官持不可久之盜殺

守吏邀君希亮以前議獻於朝而希亮之議是  
僚官懼欲以事中希亮希亮自顧無有其事始  
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希亮以  
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  
遂借此上書自効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  
幾致仕卒希亮爲人清勁寡欲不假人以色自  
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且發不計禍福所至  
奸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出於仁恕  
故嚴而不殘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母老

子端平幼希亮養其母終身以女妻端平使同  
諸子學卒登進士

陳公弼其才具雷電發而風雨至也其膽  
決山岳峙而淵海涵也其應機箭脫弦而  
水決谿也其操縱疾徐無不如意駕巨艦  
於安瀾而馳駿足於康莊也至矣哉庶幾  
宇宙之全才乎然其根抵尤在清勁寡欲  
無欲則剛剛則空明之地何事不辨見義  
勇發不顧利害正見真剛之作用耳至於



恕以行威仁以濟猛卽其與故人存千古  
之交誼尤非末世可及有宋一代異才而  
並乖崖者必屬公弼識者定以余言爲不  
妄

程明道先生顥

程明道先生顥嘉祐初調京兆鄠縣主簿時  
中水害甚迫令諸縣倉卒興役皆狼狽失措  
先生所部飲食芟舍無不安便時盛夏泄利大  
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嘗董役雖祁寒烈

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往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爲盜者、不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嘗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先是初至鄆、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其勢窮必

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

語下激而凍凍自令人氣逆

○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

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

以善去再移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

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

此弊乃江南通患

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

令畫法民不知擾而稅遂均其始富者不便多

爲浮論欲推止其事旣而無一人不服江南種

稻賴陂塘以救盛夏塘潰計非千夫不能塞故

事當言之府。稟知監司，然後計功謝役。先生曰：必如是，苗稿矣。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穰。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此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旣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于饑已數日矣。先生曰：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

爲神物、先生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始至邑、見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言而令行、大率類此、移澤州、晉城令、民有以事至庭下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窮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

置俗始甚野。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  
邑纔十餘年，而服儒者已數百人。秩滿，代者且  
至，吏夜扣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  
誠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  
何以知之。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悛也。河東  
路財賦不充，官有科買，則物價騰踴，歲爲民患。  
先生度所需，使富家預備，定其價而由之。富室  
不失息，而鄉民所費比舊不過十之二三。民稅  
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

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穀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以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使者諒其誠，亦不問。往時河東義勇，常以農隙講武。事應文具數，先生嚴以部伍之法，一鄉遂爲精兵。熙寧中以監察御史裏行，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護小吳埽，相去百里。州帥劉渙以急告，顯夜馳至州，謂渙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

請盡以廂兵見付、乃徑走埽下、論士卒曰、朝廷  
養爾輩、正爲緩急耳、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  
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命善泗者、  
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  
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忽有大木自  
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  
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果橫水口、遂合、衆以爲  
至誠所致云、召還、隨差知扶溝縣事、有廣濟蔡  
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以脅取



舟人物爲事，歲不絕盜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先編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無焚舟患。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遂自縊。畿邑苦稅重，歲常以救獲蠲免。然良民率輸以時，而逋負獲除者，皆頑民。先生與之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

澤始均、時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恃累世契卷以自明、詔改稅作租、聽賣易、如私田、民乃服、先生以爲不可、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言使者當以仁厚爲心、不可便己以害人、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命、遂去之他邑、扶溝地卑、多有水旱、先生悉心經畫溝洫之法、未及興工而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

洫先○生○此○舉○也○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法○恐○世○人○以○爲○迂○遠○而○姑○爲○之○引○其○端○耳○情○

后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先生常曰爲今

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

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間設

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

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皆未及成

豈不有命與劉立之常問先生以臨民之道曰

使民各得輸其情韓持國曰在下者多欺將柰

何先生曰欺有三爲利而欺者固可罪畏罪而

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邢恕稱先生曰：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人不可及也。

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王道之始也。其明道先生之治乎？先生之定田稅，教子弟，經畫扶溝之溝洫，何嘗有一毫驚人動衆，烜赫一時之績，然而於國計於民風，則無不駁駁有唐虞三代之想矣。余謂明道先

生是宋朝第一。經濟才使其柄國，事業必不在韓范後。○宋有天下三百年，人才之盛莫過理學一途。然至於出治臨民，各有所長，未必能爲兼才事。惟明道先生有體有用，無施不宜。此之謂大儒。若世人所豔稱先生，斷張三翁，及欲取佛光首等事，皆其應機之小者。業已別錄。今特緝先生一腔實心經世用世者若此。

蘇文忠公賦

蘇軾以乙科，初授河南福昌主簿，以薦試秘閣，入三等，除大理寺評事，簽書鳳翔判官，長吏意軾，文人，不以吏事責之，軾盡心其職，老吏畏伏，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棧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繼，軾徧問老校曰：木棧之害，本不至此，若渭河未漲，操棧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軾即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棧行無虞，乃言于府，使得係藉，自是衙前之

害減半、治平二年、還判登聞鼓、得直史館、與王安石異議、出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軾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於鈐轄、亢禮、軾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爲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

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爲得體。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爲幸。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滙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



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履屨杖策視，  
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  
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途，  
濼，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挺入火伍中，率其  
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  
馬臺，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  
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三板。  
軾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  
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

如此事後之防何患不弭

然解救焚自當棄裳滿足今此城已陷言念長

公急公之義能無汗下

再○至○朝○廷○從○之○徐○人○至○今○思○焉○四○年○復○以○龍○圖○  
閣○學○士○知○杭○州○歲○適○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於○朝○  
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  
僧○牒○百○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卽○減○價○糶○常○  
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軾○又○多○作○鱸○粥○藥○劑○遣○  
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  
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褒○羨○緡○得○二○千○復○發○  
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  
之○至○于○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汎○濫○害○稼○軾○

度來歲必饑，復請於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糴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糴。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近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潮。潮渾

濁多淤，河行闌闊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開，以爲湖水畜渡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軾間至河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

公嘗自湖日將公事湖中丁我謂如此二段作湖

中正丁公事也

人種菱。取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  
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  
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  
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浙江湖自海門  
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中。與漁浦諸山。犬  
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賦議  
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運河。引  
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  
爲岸。不能十里。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

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於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于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嶮。人皆以爲便。奏聞有惡，軾成功者，會軾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渚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嘗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舩，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

欲鑿挽路爲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六年召入復以龍圖閣學士守潁川先是開封諸縣多水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之軾適至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浸州境決不可爲朝廷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羣黨驚劫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

被殺者噤不敢言。軾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羣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戣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爲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尋召入，兼端明殿，八年復以二學士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墜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故不敢呵問。軾取其貪污甚者配隸。



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  
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多○不○自○安○者○  
卒○史○復○以○賊○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  
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  
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元○  
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  
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軾○召○書○吏○作○奏○  
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  
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

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  
爲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公守邊，因  
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  
法弛，復爲保甲所撓，漸不爲用。軾奏爲免保甲，  
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

附弓箭社定格

每社及百人以上，選少壯者三人，不滿百人  
者，選二人，不滿五十人者，選一人，充急脚子，  
並輪番一月一替，專令探報盜賊，如探報不

實及稽留後時、有誤捕捉者、並申官乞行嚴斷、

逐社各置鼓一面、如有事故、及盜賊、並須擊鼓勾集、若尋常社內、聲鼓不到者、每次罰錢一百、如社內一兩村、共爲一火、地里稍遠、不聞聲去處、卽火急差、急脚子呼喚、若強盜入村、鼓聲勾喚、及到而不入賊者、並罰錢三貫、如三經罰錢一百、一經罰錢三貫、而各至犯者、並送所屬嚴斷、如能捉獲強盜一名、除依

條支賞外，更乞支錢二十貫，如兩次捉獲，依條支賞外，仍與免戶下一年差徭，如三次以上，更免一年，無差徭可免者，各更支錢十貫折充，如獲竊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支錢二貫，以上錢用社內罰錢充，如不足，並社衆均備。

逐社各人置弓一張，箭三十隻，刀一口，內單丁及貧不及辦者，許置鎗及捍棒一條，內一件不足者，罰錢五百，弓箭不堪施放，器械雖

有而不精，並罰錢二百。若全然不置，卽申送所屬，乞行勘斷。

逐社每夜輪一十人，於地方內往來巡覷，仍本縣每季給曆一道，委本社頭目抄上當巡人姓名，有不到者，罰錢二百。如本地方失賊，共當巡人委本社監勒依條限捕捉，限滿不獲，送官量事行遣。其所給曆，除每季換納，及知佐下鄉，因便點檢外，不得非時取索。

弓箭社人戶，遇出入經宿以上，須告報本社

頭目及鄰近同保之人違者罰錢三百文、社內遇捉殺賊盜因鬪致死除依條官給絹外更給錢一十貫付其家被傷重者減半、並以係省錢充社內所納罰錢令社長等同共封記主管頒遇社會合行酬賞者方得對衆支給破使卽不得乘私別作支用、社內遇豐熟年只得春秋二社聚會因便點集器械非時不得亂有糾集騷擾、

文忠天授異才、而宦跡所至、不憚克勤小

物究心民瘼，惟實實爲地方興永利，實實爲國家計長策。若饑渴飲食而不能以一息忘，今天下有謂才士多鮮實用，文人不解吏事，每觀前哲，正不其然。

宗澤

宗澤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誦大名館陶尉，呂惠卿帥鄜綏，檄澤與邑令視河埽，檄至澤適喪子，奉檄遽行，惠卿聞之曰：可謂國爾忘家者，辟爲屬，辭，詢晉州趙城令，下車請

使の有の遠の處の

升縣爲軍、不報、澤曰、承平時固無慮、他日有警、當知吾言、改通判登州、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

識の見る自の遠の

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此

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薦假

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奏使名不正、請改計議

衆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止不往、命知磁州、

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

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車就道、從羸卒十餘人、

至則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爲固守、



不移之計。上言邢銘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三

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

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部總管金人破真

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

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下澤擐甲登城令壯

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

獲羊馬金帛悉以犒將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

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

王願勿行王遂回相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

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乃自將兵趨渡，道遇北兵，設兩翼夾擊，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與會大名，澤履水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欽宗遣賚蠟書至，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欺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兵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

失此勝着可恨

又○釋○

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

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金人攻開

德澤遣孔彥威與戰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

遣二千騎往援金人果至又敗之金人復向開

德檀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進至

衛南先驅之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轉戰而東

敵益生兵王忠奉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

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

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

兵者雖出其右

澤之勢而澤以一旅之衆所向無敵方之衆

當此之危如摧山

既能料敵更能制敵

十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澤聞金人逼，二帝北行，卽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千古遺恨卒無一至者，因果表勸進，康王卽位於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而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言其不可。開封尹闕、李綱薦澤，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

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澤首

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並

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

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

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

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

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時有

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

等，各擁衆數千，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爲

患澤皆遣人悉招降之。金遣人以使偽楚爲名，至開封。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

斬之。有詔延至別館，竟縱遣之。真定懷衛間敵

兵甚盛。澤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

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

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

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

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矣。乘義郎岳飛

犯法將刑，澤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

澤已難矣，況在將刑之際，非有神識者不能。

新性守城規。

壁中能物色衆

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陞飛爲統制。飛由是知名。金將兀朮將渡河，謀攻汴京。諸將爭先請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趙滑、劉達、趙鄭，以分敵勢，戒諸將竭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逝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賊。乃選精騎數千，使繞出

只是胸中預籌，有定。

注知人。

有定。

聖故。

臨事。

從容。

乃開。

○

○

○

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步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

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語之

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

狗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

持書來招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鬼

今反為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

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為人將不能以死

其能將者不為逃將寬一練也



敵我乃欲以見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

一新一微寬嚴皆有妙著

本吾宋人脇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

將皆服王策本遼酋爲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

解縛坐堂上爲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

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因是

盡得敵之虛實遂決計大舉先是澤在磁以趙

世龍爲中將軍澤去磁以州亭付李侃及金人

圍磁急世龍乃與郭進謀殺侃以通判趙子節

權知州事至是世龍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

澤○世○龍○入○拜○澤○詰○之○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

上○下○之○分○亦○陷○沒○乎○命○斬○之○時○衆○兵○露○刃○於○庭○

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

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

會○滑○州○報○至○澤○謂○世○興○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興○

欣○然○受○命○遂○得○州○以○歸○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

橋○輒○墜○路○以○阻○行○人○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

嚮○之○覘○事○者○以○告○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

百○自○衛○而○天○澤○方○對○客○海○具○狀○卽○械○送○獄○客○曰○

東○非○平○日○威○令○亦○不○能○爾

召○海○而○能○使○海○必

有○此○一○遣○更○安○其○心○且○收○其○開

浪○用○法○蓋○料○定○有○一○防○者○又○料○定○露○刃○之○衆○與○

佩○刀○之○弟○禁○不○敢○爲○譯○方○可○生○殺○在○手

彼甲士苦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於市，見者皆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相下，各率所部相拒於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苦爲？二人相視慙沮而退。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甚尊憚之。言必稱宗爺爺，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國者。澤選契丹漢兒自近，諭以共滅金賊，刷君父之恥，卽給資糧遣之。賜以公憑，竢官軍渡河爲

信又爲榜文，散示陷沒州縣，爲公據。付中國被虜河北之人，澤謂人曰：事可舉矣。竦回鑿當以身先，故請歸京。尤力辛卯，金人分道渡河，詔遣統制韓世忠、主管侍衛閻勅率所部迎敵。命宗澤遣本司統制官楊進等援之。澤卽上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取懷衛，洛相等州。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陵寢，馬廣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旣渡河，則山砦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

百○萬○契○丹○見○亦○必○同○心○殲○殄○乞○朝○廷○遣○使○犒○言○  
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吾○舊○好○以○携○虜○情○遣○知○幾○  
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必○出○助○  
兵○同○加○掃○蕩○如○此○則○二○帝○有○回○鑿○之○期○兩○河○可○  
以○安○帖○矣○願○陛○下○早○下○還○京○之○詔○臣○當○躬○冒○矢○  
石○爲○諸○將○先○疏○入○不○報○澤○漢○曰○吾○志○不○得○伸○矣○  
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皆○爲○潛○善○等○所○抑○  
因○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嬰○然○曰○吾○以○二○帝○  
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戮○敵○則○我○死○無○恨○衆○皆○

又夫此一期音可

流涕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連呼過河者三而卒都人號慟三學之士千餘人爲文以哭遺表猶贊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忠簡公忠肝義膽貫天日而泣鬼神雄畧遠籌鞭雷霆而疾風雨如此才畧可與國運爭存亡可與造物爭興廢料敵設謀應卒制變直出韓范諸公之上蓋諸葛孔明一流人也余誦公遺事窺公深心大較妙

用○在○能○知○人○能○用○人○而○一○出○以○至○誠○相○感○  
故○雖○夷○狄○盜○賊○無○不○爲○用○所○以○能○收○豪○傑○  
之○心○○駕○馭○英○雄○亦○無○別○術○但○能○使○人○有○  
死○敵○之○心○則○我○便○能○收○爲○制○敵○之○用○操○縱○  
將○士○亦○無○別○法○惟○能○爲○斬○將○之○帥○則○自○能○  
有○斬○敵○之○兵○此○意○惟○忠○簡○公○故○饒○爲○之○

吳潛

吳潛以觀文殿大學士兼沿海制置大使判慶  
元府首先加惠庠序篤意教養於常餼外日增

給錢一百二十貫，分齋造食，復撥沒官田產歸之學，以廣樂育。凡學計不續，支移那給，有請必俞。鼎建又和永豐朝京三門，而甬水靈橋東渡，悉繕治之。先是制置使司歲調明溫台三郡民船防定海，成淮東京口，船在籍者率多損失。每按籍科調，吏並緣爲姦，民甚苦之。潛立爲義船法，令三郡部縣各選鄉之有材力者，以主團結。如一都歲調三舟，而有舟者五六十家，則衆辦六舟，半以應命，半以自食其利，有餘貲俾蓄以



備來歲用。凡丈尺有則，印烙有文，訥用有時，著  
爲成式。其船專留江滸，不時輪番下海巡綽。船  
戶各欲保護鄉井，競出大舟以聽調發。且日于  
三江，合兵民船閱之，環海肅然。設永平寨于夜  
飛山，統以偏校，餉以生券，給以軍艦，使漁戶有

藉而行旅無虞，設向頭寨，外防倭麗，內蔽京師。

海上如北

又立烽燧，分爲三路，皆發軔于招寶山。一達大

之。地。呼。吸。相。通。何。事。不。樂。

洋壁下山，一達向頭寨，一達本府看教亭，從亭  
密傳一牌，竟達轅帳，而沿江沿海，號火疾馳，觀

者○悚○惕○潛○尤○究○心○水○利○於○郡○城○平○橋○立○水○則○刊  
平○字○於○石○視○字○之○出○沒○爲○啓○閉○遇○淫○潦○輒○委○官  
啓○開○泄○水○民○免○墊○溺○他○山○洪○水○灣○隄○崩○河○決○卽  
其○地○爲○三○埧○西○七○鄉○無○復○早○曠○之○憂○墾○管○山○河  
導○西○江○二○百○餘○里○之○水○滙○于○茅○針○磯○鄞○慈○定○皆  
沾○其○利○已○有○襍○鄞○之○棟○木○磯○永○豐○磯○開○慶○堰○鄭  
郎○堰○北○津○堰○西○渡○築○江○東○道○頭○以○濟○浮○梁○所○不  
及○堰○慈○谿○之○雙○河○使○越○人○不○得○隣○爲○壑○堰○黃○家  
閘○支○浦○又○爲○黃○泥○埭○爲○新○堰○爲○新○埧○造○高○橋○凡

諸邑淤河淺港悉浚治之重修驛路至今有制  
公衢吳公塘之頌置永豐倉準常平之法建廣  
惠院一百五間合六廂之鰥寡孤獨瘖聾跛躄  
者三百人廩之開惠民藥局歲以春夏施其劑  
卽三年之間雨暘常愆期漚無時不禱有禱輒  
應屢致豐稔麥有三穗之瑞民甚德之嘗自爲  
詩曰數莖半黑半白髮一片憂晴憂雨心其懇  
惻如此

觀文相公不以治郡而疎縹緲之計不以

重臣而忽民瘼之念，古人當官盡職之義，令人可法可師，而至於經綸措置，卽一郡之政，可以相天下矣。○正肅公所規制，似一勤職之吏可及，然其綢繆四境，軫恤窮簷，惟恐一物之不得其所，此其以宇宙爲度量，何可及也。故錄之於經濟。